

俄蒙的經濟關係

呂律

壹 前言

本年十一月廿六日，是偽蒙「人民革命黨」第三屆代表大會通過偽蒙走「非資本主義道路的總路線」，和偽大呼拉爾通過「第一部憲法」，宣布偽蒙為「人民共和國」五十週年紀念日①。

共匪除派代表前往參加外，「新華社」并於是日發表一篇長篇報導，揭露蘇俄採取各種手段進一步操縱偽蒙的經濟命脈。據該社這篇報導指出：

一、近年來蘇俄爲了進一步控制偽蒙的經濟，除以雙邊協調、協商、幫助等名義直接參與編制偽蒙各種重要經濟計劃外，還通過建立所謂部門之間的對口聯繫，直接控制偽蒙的各個經濟部門。

二、據統計，在布里茲涅夫上台以後的十年期間，蘇俄給予偽蒙的貸款約十三億六千五百萬盧布（約合十八億一千萬美元），蘇俄對於這些貸款的使用，擁有支配權，蘇俄駐偽蒙的各對口部門全權代表機構的任務之一，便是就地監督這些貸款的使用。

三、偽蒙的畜產品，歷來是蘇俄掠奪的主要對象，蘇俄每年除從偽蒙掠走二、三、七萬頭羊、六、七、〇〇〇匹食用馬之外，偽蒙還要就地供應蘇俄駐偽蒙軍隊、專家、眷屬的肉食，其總量約等於偽蒙國內市場供應量的四分之一，在此種瘋狂的剝削下，近二十年來偽蒙的牲畜頭數始終難以增長。

四、偽蒙的礦產資源，是蘇俄掠奪的又一對象②，一九六二年偽蒙加入經濟互助委員會以來，蘇俄向偽蒙進行資本輸出，打着「共同開發」的招牌，在偽蒙建立跨國公司，成立「蒙蘇合營額爾登敖包選礦廠」、「蒙蘇有色金屬公司」，名義上是「合營」，事實上全由蘇俄一手控制。

五、蘇俄藉口「國際分工」、「經濟一體化」之名，祇准偽蒙發展畜牧業、採礦業、修配業，不准偽蒙發展畜產品加工業、冶煉業和機器製造業。蘇俄迫使偽蒙推行此種畸形發展的經濟方針，就是要使偽蒙完全淪爲蘇俄的經濟附庸。

蘇俄對毛共的攻訐豈肯示弱，於是通過它的莫斯科廣播電台華語廣播部份於本（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一日、二日和四日，作了下列的反擊：

一、在本年十二月一日的廣播報導中，以「蒙古人民近五十年來的成就揭露北京宣傳的謊言」爲題，指出偽蒙在短短的歷史時期內，未經過資本主義階段，就進入了社會主義發展時期，就顯得北京宣傳的謊言和武斷說法，是卑鄙不符合事實的。

二、十二月二日以「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現代工業的發展」爲題評論說，偽蒙在蘇俄的經濟援助和技術援助下，於最近十五年內建成二、三、二項工程，其中有工業企業、發電站和其他國民經濟項目。經蘇俄幫助建成的那些企業，現在所生產的工業品和所發的電，分別佔偽蒙的工業品和總發電量的四四%和九〇%。

烏爾巴托爾（庫倫）和達爾罕（音譯）的工業動能綜合體，是蘇俄與偽蒙經濟合作有成效的例子，這裏集中了各種部門的企業。

現在蘇俄正幫助偽蒙建設好幾個大型工業企業，額爾登奈特（音譯）已經成爲全民的建設工地，在蘇俄的參與下正在那裏興建世界上最大的銅鋁聯合廠之一，這個企業包括從開採到冶煉的許多企業③。

三、十二月四日以「新華社的又一次造謠」爲題評論說：「新華社」斷言蘇俄阻撓偽蒙的工業發展，而實際上，最近十五年內偽蒙在蘇俄的協助下，建成了二、八、二個大型國民經濟項目，包括一系列的電站、採礦、機器製造

和皮革製造等企業。

「新華社」硬說偽蒙的經濟單方面發展，實際上它的工業產值，在總產值中現在大約已佔四〇%，而且在蘇俄經濟和技術的援助下建成的企業，佔偽蒙總產值中的四〇%，佔總發電量的九〇%。

「新華社」說偽蒙畜牧頭數減少是蘇俄執行掠奪政策的原故，這完全是謊言。根據偽蒙中央統計局的官方數字，去（一九七三）年的畜牧頭數就增了四三萬頭。又「新華社」說偽蒙被迫進口肉類罐頭，實際上偽蒙出口肉類罐頭。

上述共匪「新華社」的攻訐和蘇俄「華語廣播」的答辯，它們造成一個「公說公有理和婆說婆有理」的局面，很難令人找出一個是非來。可是，我們如果參證十一月廿六日偽蒙「人民革命黨」第一書記澤登巴爾所作的報告和俄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所作的演說④，再參證偽蒙對外貿易部長敖齊爾和蘇俄對外貿易部副部長葛里申為紀念偽蒙「五十週年」所撰寫的文章⑤，就不難找到答案了。

貳 澤登巴爾的報告

偽蒙「人民革命黨」第一書記澤登巴爾在十一月廿六日所謂「五十週年」紀念會上所作的報告，雖然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地位涉及到偽蒙的對外政策，談到國際關係、重大的國際問題、亞洲政策和反中共的立場，但是這個報告大部份的地位却讓給偽蒙「非資本主義道路」、蘇俄的「援助」和蘇蒙的「合作」了。

澤登巴爾首先指出，偽蒙「人民革命黨」在一九二四年八月舉行第三屆代表大會的時候，最具歷史意義的是為外蒙人民決定了一個總路線，使外蒙不經過資本主義發展由封建主義走向社會主義，而保證偽蒙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主要條件，就是偽蒙同蘇俄的「革命聯盟」和友誼。他引證偽蒙「人民革命黨」創始人蘇赫·巴托爾的話說：「在實現蒙古國家的繁榮方面，內部的力量是人民，而外部的支柱就是蘇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

其實，蘇俄與偽蒙的關係并非始自一九二四年八月第三屆代表大會決定其總路線以後，早在一九二一年的時候，蘇俄為使外蒙脫離我國，即由列寧

與蘇赫·巴托爾簽訂一項所謂「蘇蒙友好關係協定」，通過此項協定將蘇俄的所謂工人階級與外蒙的牧民結合為一個「革命聯盟」。

澤登巴爾報告說：「我們的經驗表明，蒙古人民革命的勝利也好，這個革命進一步發展的成績也好，沒有鞏固的蘇蒙人民的同盟和友誼，沒有社會主義第一個國家全面的支持和援助，都是不可能的。」

澤登巴爾指出：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偽蒙的大呼拉爾通過第一個憲法，宣佈偽蒙為「人民共和國」，這是由封建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在解決複雜而又形形色色的一些任務的道路上一塊最重要的里程碑，因為解決這些任務的主要障礙，不是別的東西，而是外蒙本身非常落後的經濟和文化。關於這一點，列寧曾經說過，一個國家愈是落後，社會主義的革命愈困難。列寧和澤登巴爾的話並沒有太深的道理，就是經濟文化最落後的國家沒有工業、沒有工業何來工人、沒有工人何來工人階級，共產黨是靠工人階級的招牌為護身符的，沒有工人階級而搞社會革命，在馬克思主義裏是講不通的。負責偽蒙由封建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政黨，不稱為「工人黨」，更不稱為「共產黨」，而稱為「人民革命黨」，就是這個道理。

澤登巴爾在說明偽蒙由封建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時，強調指出，偽蒙的「革命」是逐漸逐漸、一步跟一步進行的，一方面要剷除經濟、政治和文化的落後性，另一方面要為過渡準備前提，最後由於實現了社會——經濟的改造，在一九二四年才完成偽蒙的「革命」民主階段，這就開始逐漸的把民主革命升高為社會革命。

我們從澤登巴爾這段報告裏得到一個解釋，就是當年列寧說「沒有經過資本主義階段和資本主義的發展非常薄弱的國家也同樣可以向社會主義過渡」，這句話的地理歷史背景，主要是沙皇俄羅斯，當時的俄國，祇有中部已相當資本主義化，而其邊疆（尤其外高加索、中亞細亞、西伯利亞和遠東）各地，或者根本沒有工業，或者工業很幼稚。在這種情形下，列寧深恐俄國的邊疆因走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與他的野心背道而馳，所以提出「走非資本主義道路」的邪說，為他的大一統的侵略計劃開路。我們不論就蘇俄邊疆各共和國發展的過程，也不論就偽蒙「革命」的經驗而言，社會主義也好，非資本主義的道路也好，不但是說不上水到渠成，而且連順勢利導都做不到。蘇俄今天的局面，是藉共產黨的暴政和人民的血淚搞起來的，而偽蒙則除了

偽「人民革命黨」的暴政和牧民的血淚外，還必須有強大的蘇俄加以支撐，而在蘇俄的支撐仍嫌不夠時，更拉東歐經濟互助委員會各國做陪榜。

我們從澤登巴爾的報告中知道，偽蒙在社會主義時期的基本任務，是一九四〇年初偽蒙「人民革命黨」第十次代表大會決定的，但是不久發生了德蘇戰爭，偽蒙既是蘇俄的「革命同盟」者，它在必須共赴「盟國」的國難的情況下，當然顧不得什麼基本任務了。所以，偽蒙真正搞社會主義改造的國民經濟，是從戰後的一九四八年開始的。隨着個體牧民經濟社會主義合作化的完成，偽蒙一九六〇年的工業總產值，與一九四〇年相比，增長了四點四倍。

六十年代的偽蒙，我們從澤登巴爾的報告裏知道，進入一個發展的新時期——完成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時期。這個時期的主要內容，是全面發展和完成建立社會主義物質技術基礎的過程，而最重要的任務是建立一個經濟的工業—農業的結構，把偽蒙變為工業—農業國家。這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任務，但是，據澤登巴爾說，偽蒙在蘇俄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援助下，一九六一—一九七三年的生產固定基金增加了三點七倍，而工業生產量按人口平均計算，增加了一點四倍；現行的五年計劃（一九七一—一九七五年）頭三年的工業總產值增長了三三·六%，一九七三年各種運輸的固定生產基金，與一九四〇年相比，增加了三四點七倍。同時，農業方面的聯合組織和國營農場都大大增加了，它們的固定生產基金都增長了。

澤登巴爾強調指出：「蒙古順利的實現由封建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而且進一步沿着完成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發展，能夠成為可能，這是因為加強同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偉大的蘇俄的兄弟般的友誼和全面的合作。蘇俄一向在經濟、文化、科學技術和其他形式的合作方面，給我國提供最有利條件。」⑥

最後，澤登巴爾說：「本黨認為，順利實現完成蒙古人民共和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綱領任務，是它的經濟水平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拉平，我們的國家能夠同其他社會主義各國在經濟大大接近和政治團結的道路上，在竭盡所能同它們擴大和加深經濟聯繫的道路上，才能做得到。現在蒙古人民共和國正遭遇到勞動力的不足，它特別感到興趣的是，把共同利用勞動資源、國際勞動合作，當作社會主義各國社會生活各種範圍國際主義化的形式之一。」⑦

俄蒙的經濟關係

叁 布里茲涅夫的演說

布里茲涅夫以俄共中央總書記的身份率一個龐大的代表團到偽蒙參加「五十週年」，這是第一次，但是自他任總書記後率團駕臨偽蒙，已是第二次，第一次是一九六六年，該次是與澤登巴爾在烏蘭巴托爾簽訂為期二十年的「蘇蒙友好、合作、互助條約」。

在布里茲涅夫的演說中，除關於蘇俄的對外政策、亞洲的和平與安全、調解中東衝突、對共匪的反擊、福布海參崴會談等問題，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以內，略而不談外，關於蘇蒙的經濟關係，他說：

「蘇俄人民幫助自己的蒙古兄弟建設新生活，反過來蒙古同志們也幫我們，而且要知道這種幫助並不是因為過剩，我們彼此無私的所分給的東西，也正是自己需要的東西。蘇俄人民支援蒙古人民，正是在蘇維埃政權最初和最艱苦的年代。」「蒙古朋友也這樣做過，我國人民特別感覺到的，是在受到艱苦考驗的時候，衛國戰爭的年代。這就是最具有說服力的事實。」⑧
布里茲涅夫強調指出：發展蘇蒙「合作」問題，一向是最吸引俄共中央政治局和蘇俄政府集中注意的問題。他以蘇蒙愈來愈積極發展的經濟聯繫，證明蘇俄認為發展此項聯繫具有重大意義。

他說：蘇蒙之間的貿易額在不斷的增長，蘇俄從偽蒙得到的，已不是傳統上的畜產品——肉類、羊毛等等，而且也有偽蒙新工業企業的製品，和某些種貴重的材料。反過來，蘇俄也力求更充分的滿足偽蒙在工業設備、農業機器、汽車、大眾必需品方面的需要。

不僅如此，蘇俄還協助偽蒙開墾處女地，建設一些巨型的畜牧場、現代化的工廠和製造廠⑨、新式的住宅區。

布里茲涅夫指出：俄共和蘇俄人民協助偽蒙發展經濟，其出發點是幫助偽蒙順利的解決偽蒙所面臨的一些任務——加速發展國民經濟和進一步高漲偽蒙勞動者的福利。

布里茲涅夫對於正在偽蒙工作的一大批專家強調說：「他們是應召而來的，他們自願的工作，很賣力氣。」同時他利用機會對於應偽蒙政府的「請求」留在偽蒙的同胞表示，希望他們「今後要光榮的完成黨所委託給他們的

國際主義的使命」，一語雙關，意味深長。

他很注意澤登巴爾在自己的報告中提到生產合作問題和進一步使它們的經濟接近。他說：「這確是一件重大和要緊的事，在統一的節奏中工作，一定會帶來共同的利益。」

不過，他說：「具有更重要意義的，是貴國在經濟互助委員會中的活動，參加社會主義經濟一體化綜合綱領……與各兄弟國家合作的新形式，有助蒙古人民共和國更有效的利用自己內部的資源，在發展經濟科學和文化方面達到先進的境界。」

肆 救齊爾的檢討

僑蒙對外貿易部長敖齊爾給蘇俄「對外貿易」月刊寫的文章，將蘇蒙五十年的經濟關係作了一個總檢討，這篇文章可以使我們瞭解蘇蒙經濟關係中的一些重要關鍵。

據敖齊爾指出，蘇蒙第一個貿易協定，是代表蘇蒙之間貿易——經濟關係的開始，這個協定是在一九二三年簽訂的，而在僑蒙「革命」以後不久，同蘇俄又實現了一系列擴大貿易關係的措施。

一九二四年，在蘇俄的幫助下，僑蒙成立貿易——工業銀行。

一九二五年發行「蒙幣」——圖格里克^⑩。同時有許多蘇蒙股份公司開始活動，它們是：「消費合作社中央聯合社」、「遠東國營貿易公司」、「西伯利亞貿易公司」、「羊毛公司」、「皮革辛迪加」^⑪等等。這些組織在建立僑蒙社會主義貿易、在保證勞動者必需的消費品、在購自蘇俄的機器設備的基礎上建立本國的工業方面，曾扮演一個重要角色。

一九二九年六月廿七日，蘇俄與僑蒙在烏蘭巴托爾簽訂「蘇蒙關係基本原則協定」。根據此項協定，蘇俄負責根據僑蒙對外貿易各機構的定單，提供發展國民經濟的各種機器、設備和材料，以及消費品。除此之外，並達成協議，蘇俄按鼓勵的價格在僑蒙採購原料和材料，同時賦予僑蒙在蘇俄各對外貿易機構方面一些權利，與蘇俄合作社所享受者一樣。

蘇蒙的貿易直線上升，到了一九三〇年的時候，蘇俄在僑蒙的進口貿易中所佔的比重為七五%，在出口貿易中佔九〇%。由於合作社組織已告鞏固

，對外和對內貿易都得到穩定的發展，於是僑蒙於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二日實行壟斷的對外貿易。

一九三四年底，蘇蒙之間簽訂了下列一些協定：蘇蒙貿易原則協定，蘇蒙相互清算辦法協定，蘇蒙股份公司協定。根據這些協定，蘇俄為僑蒙提供一系列工農業的企業，提供各種優惠，因此，僑蒙的烏蘭巴托爾工業聯合企業在一九三四年投入生產，使僑蒙加快了發展工業、運輸、通訊和其他國民經濟部門。

截至一九四〇年，蘇蒙的貿易發展更速，同一九三五年比較，增長了一倍。在這個時候，蘇俄的茶、烟草、糖和其他食品已完全滿足了僑蒙人民的需要。

在一九四一—一九四五年蘇俄陷於德蘇戰爭的炮火中時，它不但已無供應僑蒙的能力可言，反要僑蒙束緊腰帶供應它的需要。在這個時期，僑蒙把價值六、〇〇〇萬圖格里克的產品、衣服、和其他材料送到蘇俄去，以致僑蒙的出口額增加了一至一點五倍。

一九四六年三月，蘇蒙之間所簽訂的蘇蒙友好互助條約和經濟文化合作協定，對於僑蒙的社會主義建設扮演一個重要角色。

由於加速發展蘇蒙貿易——經濟聯繫的關係，它們的貿易額在一九四九年的時候，與一九四五年相比，增加了二七%，而且在出口和進口的結構方面發生了某些變化。——在僑蒙的進口貨中，機器設備的比重增加了，在出口貨中也有了一些新的項目加進去。

到五十年代初，蘇俄是僑蒙唯一的發生經濟合作關係的國家。

蘇蒙之間從一九五〇年開始實行長期貿易協定，第一個長期貿易協定的有效期間是一九五〇—一九五四年，自此以後，蘇蒙的貿易就以長期貿易協定為基礎了。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七日，蘇蒙之間簽訂的第一個「蘇蒙貿易條約」，對於進一步發展雙方的貿易——經濟關係有其一定的作用。

在第一個和第二個長期貿易協定期間，蘇俄為僑蒙提供的機器設備，逐年增加，假如說一九五二年僑蒙由蘇俄進口的機器設備和技術商品佔進口額的二四%，則一九五八年就增長到四〇%，以一九五八到一九六〇年的三年而論，蘇俄為僑蒙提供了二、五〇〇部拖拉機、九〇〇部穀物收割聯合機、

二〇〇個柴油發電站、三、〇〇〇部卡車。

一九六一—一九六五年是偽蒙發展國民經濟和文化的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因為蘇俄的援助，在這個期間建立了阿爾罕—沙倫河火力發電綜合體、沙倫河露天採煤場、烏蘭巴托爾住宅建設聯合企業、托桑參蓋（音譯）木材加工聯合企業、伊赫—哈爾罕鑛場。

一九六二年，偽蒙加入經濟互助委員會。

一九六六年六月，偽蒙「人民革命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批准偽蒙第四個（一九六一—一九七〇年）五年計劃後，藉蘇俄之助，在這個期間會建成：烏蘭巴托爾汽車修理廠、喬巴山洗毛廠，布干泰（音譯）的森林工業和許多其他工業、住宅—公用項目。同時，布里茲涅夫於一九六六年率團到偽蒙訪問，與澤登巴爾簽訂「蘇蒙友好合作互助條約」，更有助於偽蒙的經濟發展。

一九七〇年澤登巴爾到蘇俄訪問時，蘇蒙雙方於是年十二月簽訂進一步發展經濟合作協定、協調國民經濟計劃議定書和一九七一—一九七五年的長期貿易協定各一件。根據這些協定，蘇俄給予偽蒙很大的幫助，發展它的國民經濟各部門。在現行的偽蒙五年計劃期間雙方的貿易額大為增加，在蘇俄對偽蒙的出口中增加了機器、設備、工業原料和消費品的比重，而在偽蒙的出口項目中有食品工業和採礦工業的產品，同時傳統上由偽蒙輸往蘇俄的商品也增加了。

一九七一年，在偽蒙「五十週年」的前夕，偽蒙「人民革命黨」舉行第十六次代表大會，又提出進一步發展的新任務，要完成這些任務的話，敖齊爾說：「不同蘇俄合作是不可能的」。

蘇蒙一九七一—一九七五年期間的長期貿易協定，進行到敖齊爾寫這篇文章時，蘇俄在偽蒙對外貿易中的比重佔八〇%，偽蒙每年差不多要從蘇俄進口四萬種商品。

蘇蒙之間曾以偽蒙北部的銅鉬礦產地為基礎，簽訂一項共同建設額爾登奈特選礦企業協定，敖齊爾的文章未註明時間，但從這一重要的「合作」列在文末來判斷，可知為時不會太久。

伍 葛里申的文章

據蘇俄對外貿易部副部長葛里申在給蘇俄「對外貿易」月刊寫的文章中說，蘇俄從偽蒙「人民革命黨」得逞的頭些日子就在社會生活各方面實行「合作」。蘇俄的支持，不僅保證偽蒙的政治，同時也保證偽蒙的經濟獨立政策。

偽蒙的社會主義改造，已於五十年代末完成，由於實施工業化，已使這個落後的、在本質上是一個畜牧之區，變為農業—工業國家，它有燃料—動力工業、金屬和金屬加工業、紡織工業、皮革—製鞋工業、採礦工業、建築材料工業、印刷工業、食品工業。「所有這些成績，都與已有半個世紀歷史的蘇蒙貿易—經濟關係有關」。¹²

蘇俄與偽蒙的經濟關係，最初的形式，就是對外貿易。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以前的貿易因為沒有貨幣單位而受阻，但是儘管如此，蘇蒙的貿易仍是以快速度向前發展。

在偽蒙「人民革命黨」得逞以後的年代裏，蘇蒙的貿易額增長了一〇〇倍，現在一個月的相互易貨，差不多平均等於一九三〇年一整年那麼多。

蘇蒙的貿易關係，從一開始就不受貿易額的限制，蘇俄全面協助偽蒙組織和鞏固物質技術基礎。由於蘇俄的援助，偽蒙組織了消費合作社、國家財政—信用系統，建立起工業、運輸業和通訊的始基。

蘇俄在偽蒙境內設置貿易機構，據葛里申說，是根據偽蒙的請求，旨在協助偽蒙建立和鞏固消費合作社和國家貿易，創造國民經濟的條件。

從一九二三年開始到戰後建立所謂「世界社會主義體系」之前，蘇俄一直是偽蒙對外貿易的唯一伙伴。

一九四〇年，偽蒙依靠蘇俄的供應，滿足了它對機床、電工技術、採礦設備、交通工具、拖拉機和其他農業機器的需要。偽蒙為蘇俄提供的，是牲畜、羊毛、皮革原料、毛皮。

在德蘇戰爭期間，蘇蒙并未停止貿易—經濟聯繫，這個時期，偽蒙人民動員起來竭盡所能增產工業和農業產品，不但放棄從蘇俄進口某些商品，而且增加自己產品的供應。從戰爭開始到一九四五年底，蘇俄由偽蒙進口七二

二千頭牛，四、九三千頭牲畜，四二八千匹馬，四二八千張大型的和五、八六千張小型的皮革原料，還有大量的短皮大衣、皮鞋、小麥、羊毛及其他商品。

戰後時期，蘇蒙的經濟合作，不但可用上升的貿易加以說明，而且可以用生產合作的擴大來說明。

蘇蒙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〇年的貿易，計達一〇億盧布。

一九七一一一九七五年期間，蘇蒙的經濟關係，進一步發展和加深的遠景，業經一九七〇年十月蘇蒙代表團舉行的談判加以研討。這次談判的議定書，和在此項基礎上簽訂的經濟文化合作協定，以及五年貿易協定，已將蘇蒙更爲多樣化的和更爲深刻的經濟聯繫的可能性給揭開了。

現行五年計劃（一九七一一一九七五年）的貿易額，與前一個五年相比，規定增加二三%，頭三年的結果表明，相互提供商品在順利進行中。

一九七二年，蘇俄在偽蒙的對外貿易中所佔的比重在八〇%左右，而在偽蒙的出口貿易中佔七四%，進口佔八二%。

蘇俄爲偽蒙提供的商品，範圍甚廣，有生產性的，也有消費性的。在蘇俄對偽蒙的出口方面，有：各種動力的、電工技術的、採礦的、起重運輸的設備，金屬切削機床和各種工具，輕工業食品工業、木材加工工業的設備，建築機器，汽車，拖拉機，聯合機（即康拜因），石油製品，黑色金屬和有色金屬軋材和其他許多商品。

蘇俄由偽蒙方面輸入的是：重要畜牧業原料，採礦工業產品，以及人民消費用的工業品。許多偽蒙商品，特別是畜類、肉類、毛類、螢石，在蘇俄的進口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蘇蒙的經濟合作中的其他形式，就是：在優惠的條件下提供長期貸款，在建設各式各樣國民經濟項目中給予技術協助等。蘇蒙的生產性合作始於二十年代，當時曾建立了第一批蘇蒙合營的企業和經濟組織，最後都交給偽蒙了。

葛里申指出：偽蒙藉蘇俄之助，在戰前已奠立下工業的基礎，建立了現代化的運輸業，開始農業機械化，開始有系統的研究它的天然富源。

在蘇俄的協助下，偽蒙培養了一批民族工人和專家。

在三十年代時，偽蒙依靠蘇俄提供的貸款，建成烏蘭巴托爾工業聯合企

業，哈特黑爾（音譯）洗毛廠，烏蘭巴托爾機械廠，改建納賴哈（音譯）煤礦場，敷設烏蘭巴托爾到納賴哈鐵路，修建烏蘭巴托爾到阿坦（音譯）——布拉克（音譯）公路，實施廣泛的地質勘探。

在戰爭的年代裏，蘇俄繼續給偽蒙經濟援助，建成烏蘭巴托爾肉類聯合企業、各盟的許多工業企業、偽蒙首都大學的大廈。

在戰後時期，爲發展「合作」，蘇俄和各共黨國家同偽蒙簽訂了一系列有關經濟文化生活各方面的條約和協定。

葛里申認爲「蒙古於一九六二年參加經互會的經濟一體化，在蘇蒙合作方面開始了一個新的階段，它的經濟發展水準將逐漸與經互會其他國家看齊。

偽蒙在蘇俄援助下，已建成二一一個工業、農業和文化——生活項目，其中重要和巨型的企業，除上文所述外，尚有巴彥——烏爾吉和喬巴山的第一條聯合動力系統等等。

在蘇俄的援助下，偽蒙有了農業（耕植業）的新部門，在一九五九——一九六〇年開墾了二六萬公頃的處女地，因此一九七〇年的播種面積共有四五四、六〇〇公頃。

陸 結 論

我們如果把澤登巴爾、布里茲涅夫、敖齊爾和葛里申四人的言論和文章冷靜而客觀的通盤加以研究，就發現這樣的一種情況：

毛共宣傳攻訐蘇俄的，并不完全是捕風捉影和無的放矢，其中某些攻擊確有其事。當今之世了解蘇俄侵略政策和手法的，當然以所有共產國家爲最，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和毛共揭蘇俄的瘡疤，是因爲它們已與蘇俄分裂，不揭蘇俄之瘡疤的，如保、匈、東德、波、羅、捷等國，對於南阿毛的揭露，具有同感，擊節稱快，是不問可知的。

蘇俄華語廣播的答辯，也不能說完全是虛構事實和欺人自欺，在過去五十年內蘇俄對於經濟落後的偽蒙做了若干事，也不能閉起眼睛來加以否認。不過，誇大其詞和過份醜化對方，是它們的通病。

赤化前的外蒙，沒有工業、也沒有發達的農業，實際上唯一物質生產形

式是原始的畜牧業，現在它已號稱爲一個「發達的農工國家」，這是蘇俄專家依照莫斯科的藍圖、以五十年的時間、用外蒙人民的血和淚灌溉而成的。過去五十年中，蘇俄在外蒙所作所爲，它一口咬定那不是侵略和剝削，而是爲實現僞蒙所走的「非資本主義道路」，盡其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義務。僞蒙的發展，是莫斯科對戰後脫離殖民統治各落後國家的一個樹窗，要用這個樹窗引來更多的僞蒙，爲其夢寐以求的「世界蘇維埃」作更多的樹窗。所以，蘇俄對於這個最初的樹窗，與東歐各共黨國家相比，可能剝削的輕微一點。

附註：①僞蒙的紀念日規定爲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廿六日，這正所以暴露了蘇俄侵略主權鐵一般的事實，僞蒙正式成爲一個獨立政權，應自戰後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日舉行公民投票及一九四六年一月至我國承認投票結果算起，僞蒙爲了表彰蘇俄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和「兄弟般的合作」，不加思考，率而決定十一月廿六日爲其「五十週年」，豈不弄巧成拙！

②匪「新華社」曾於本（一九七四）年六月廿三日以「蘇俄積極控制和掠奪蒙古礦物資源」爲題，詳細報導蘇俄及其集團在僞蒙境內從事礦產掠奪

共匪文教問題論集

國際關係研究所研究員汪學文著「共匪文教問題論集」，計收論文二十二篇，都二十五萬言。內容共分五個單元：第一個單元在說明共匪「教育革命」之實質，不僅強調教學以政治教育和生產勞動爲中心，並揚言要「廢除一切舊教材」，以階級鬥爭爲主課。本論集乃以此一單元爲重心，收錄論文亦較多。第二個單元爲共匪「史學革命」之真象，分析共匪清算歷代清官、否定重要歷史事實（如仁政）、以及重要歷史人物、甚至企圖「改寫全部歷史」之陰謀。第三個單元指出共匪「文藝整風」之演變，造成一次又一次的「文字獄」。第四個單元分析共匪「文字改革」之陰謀，旨在廢棄漢字，毀滅傳統文化。第五個單元爲共匪迫害知識份子（包括知識青年）之暴行，說明共匪對於知識份子一貫採取「又利用又鬥爭」政策，祇有用，沒有信任，祇會鬥爭，不知善待。

本論集參考之資料，大都係共匪原始資料，目的在以事實來證明共匪割斷歷史、揚棄文學、廢除漢字、消滅文化之罪行。本論集不僅資料新穎而充實、分析透闢而正確、文字流暢而簡潔，且各個單元前後照顧，脈絡一貫，實爲研究大陸問題之重要參考書，而熱愛中華文化者，更宜人手一冊，共研對策，爲保衛我傳統文化而戰。（定價四十元）

的情形。

③額爾登奈特（譯音）市，目前在一般地圖上尚未標出，事實上業已存在。又：蘇俄「華語廣播」所譯的「愛爾得奈克」，就是毛共「新華社」所指的「額爾登敖包」，從蒙文譯過來，就是「寶貴廟」。

④見蘇俄「真理報」（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廿七日）。

⑤見蘇俄「對外貿易」月刊一九七四年第三期。

⑥⑦同註④。

⑧同註④。

⑨本年十二月一日莫斯科華語廣播在一篇題爲「蒙古和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合作」的談話中指出：五十年以來，蘇俄幫助僞蒙建設了四五〇個大型工農企業。

⑩僞蒙的貨幣單位，一九五〇年起等於一個盧布，而根據一九七四年的資料，一〇〇圖格里克等於二二·五〇盧布。

⑪「辛迪加」在蘇俄新經濟政策時期曾實行過，是托辣斯的聯合組織。

⑫同註⑤。